

韩国研究丛书（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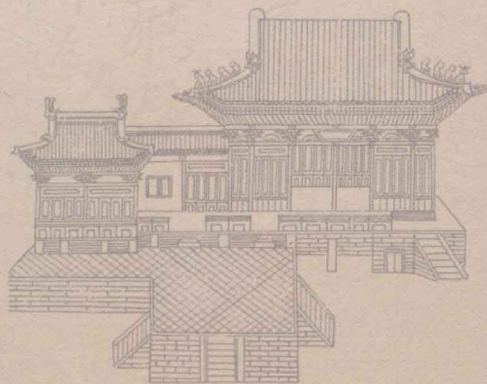
以持裁官意



# 朝鲜王朝仪轨

◎〔韩〕韩永愚著 〔韩〕金宰民 孟春玲译


浙江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大学出版社



韩国研究丛书 (49)

# 朝鲜王朝仪轨

◎〔韩〕韩永愚著 〔韩〕金宰民 孟春玲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鲜王朝仪轨 / (韩)韩永愚著; 金宰民, 孟春玲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9  
(韩国研究丛书)  
ISBN 978-7-308-10342-8

I. ①朝… II. ①韩… ②金… ③孟… III. ①礼仪—  
朝鲜—古代 IV. ①K893.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4959 号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12—159 号

## 朝鲜王朝仪轨

韩永愚 著

金宰民 孟春玲 译

---

责任编辑 叶 抒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7.5

插 页 4

字 数 777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34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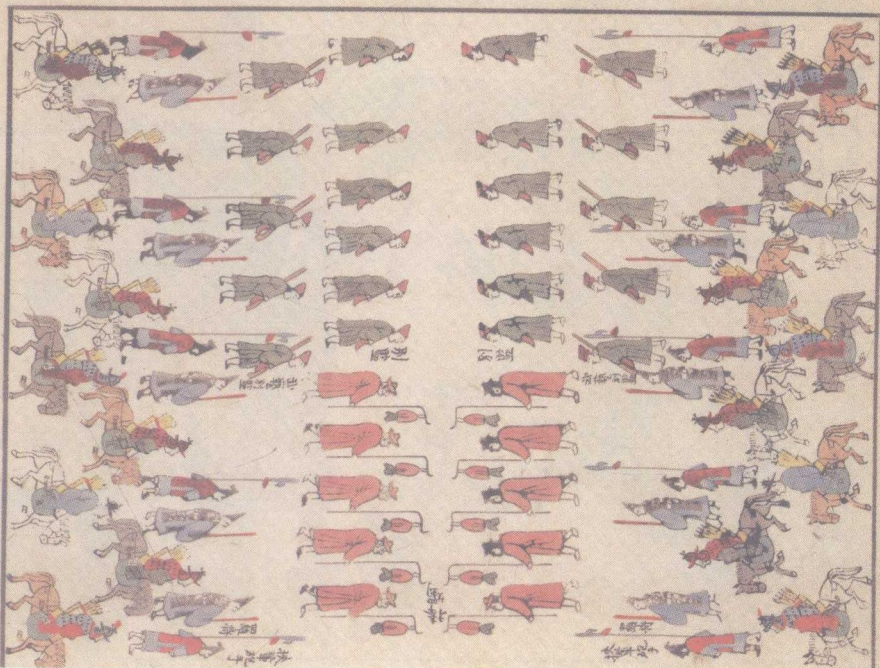
定 价 98.00 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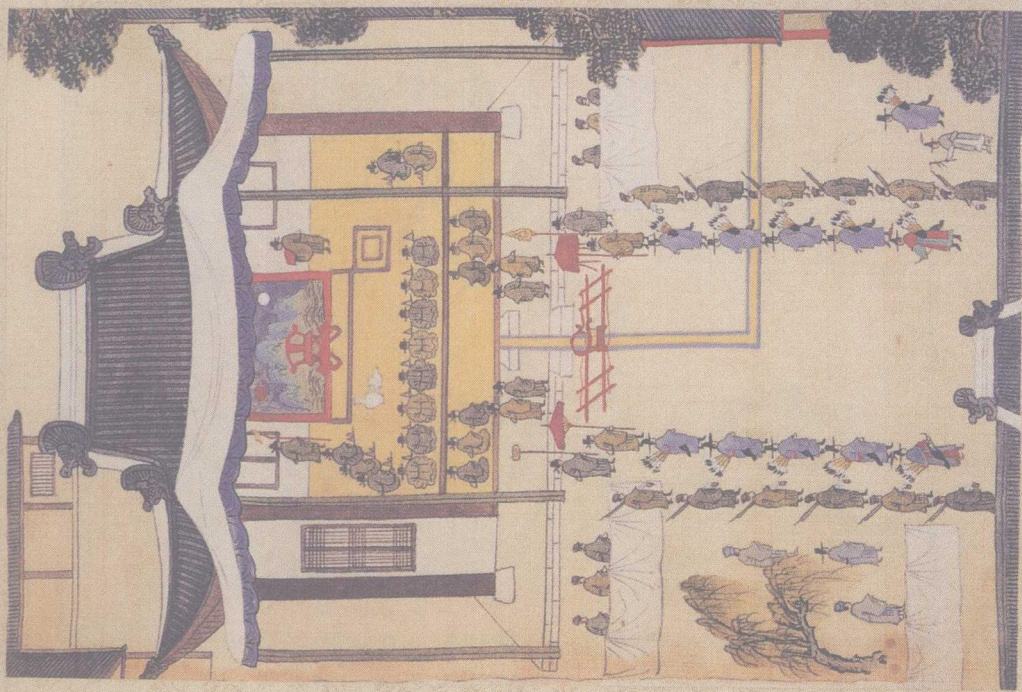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炮手、罗将、武艺别监、别抄军、军官，捧烛在引导英祖的辇车前行。  
 《〈英祖贞纯后〉嘉礼都监仪轨》中的“亲迎班次图”（50页中的第20页）（英祖35年，1759年）



英祖暂停耆老所的灵寿阁，赏赐了几杖与饮食。  
 《受爵仪轨》（英祖41年，1765年）中的“亲临宣酝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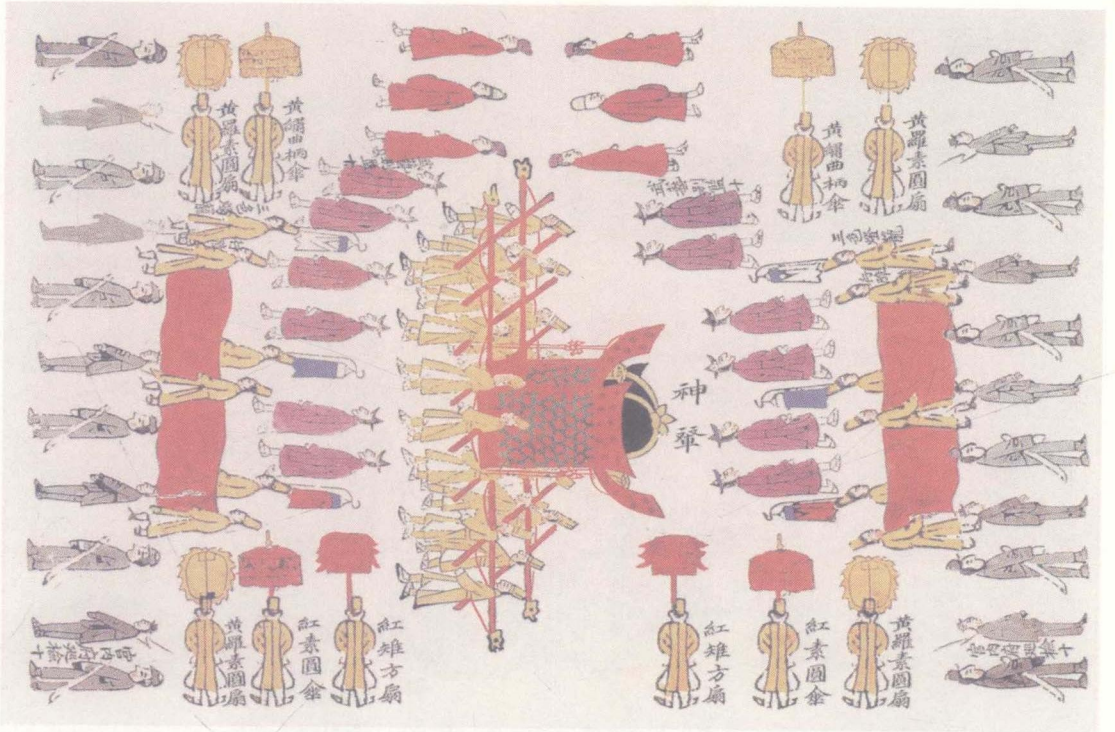
橫宮四兽图中的左青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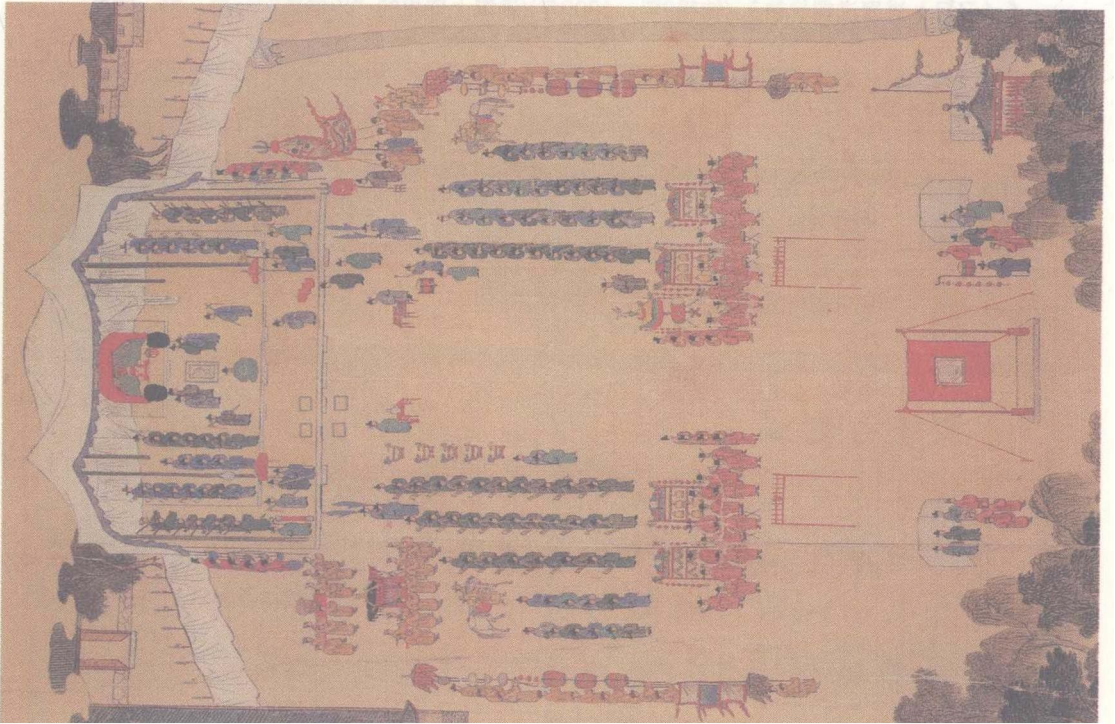
橫宮四兽图中的右白虎

《〈正祖〉健陵山陵都監儀軌》(即位元年, 1800年)





装载神輦、神帛的輦车在别监、内侍、巡检及兵丁们的严格护卫之下正在行进。  
 《〈明成皇后〉国葬都监仪轨》中的“发勒班次图”（1897年11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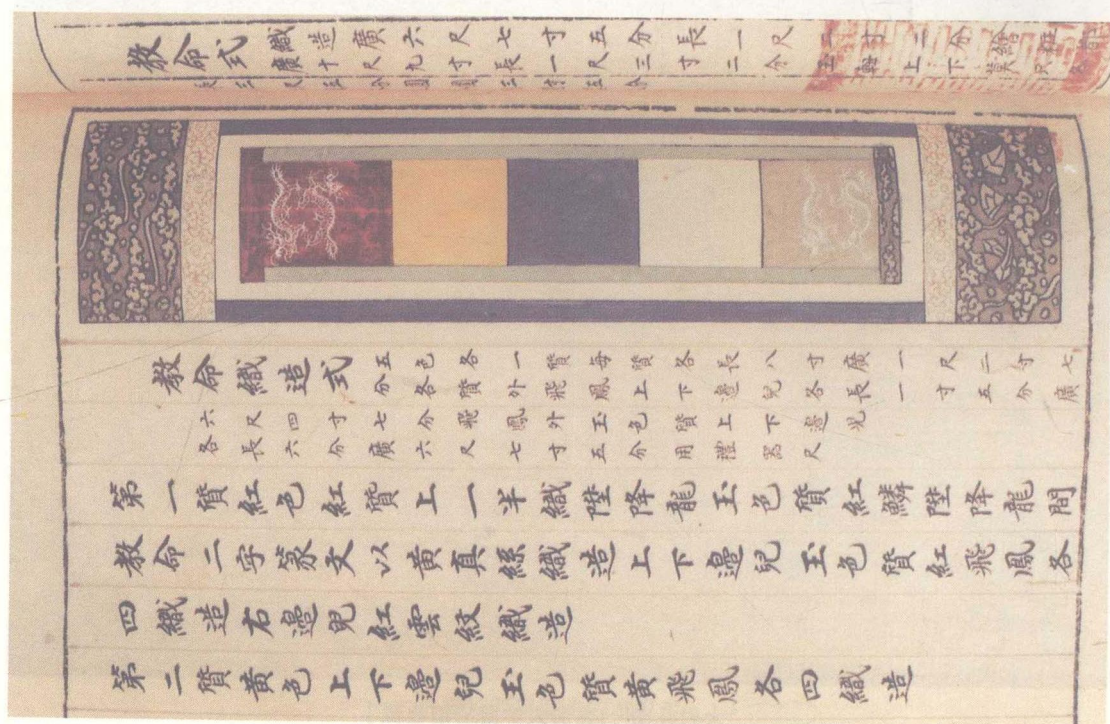
“大射礼图”（高丽大学博物馆收藏）



樂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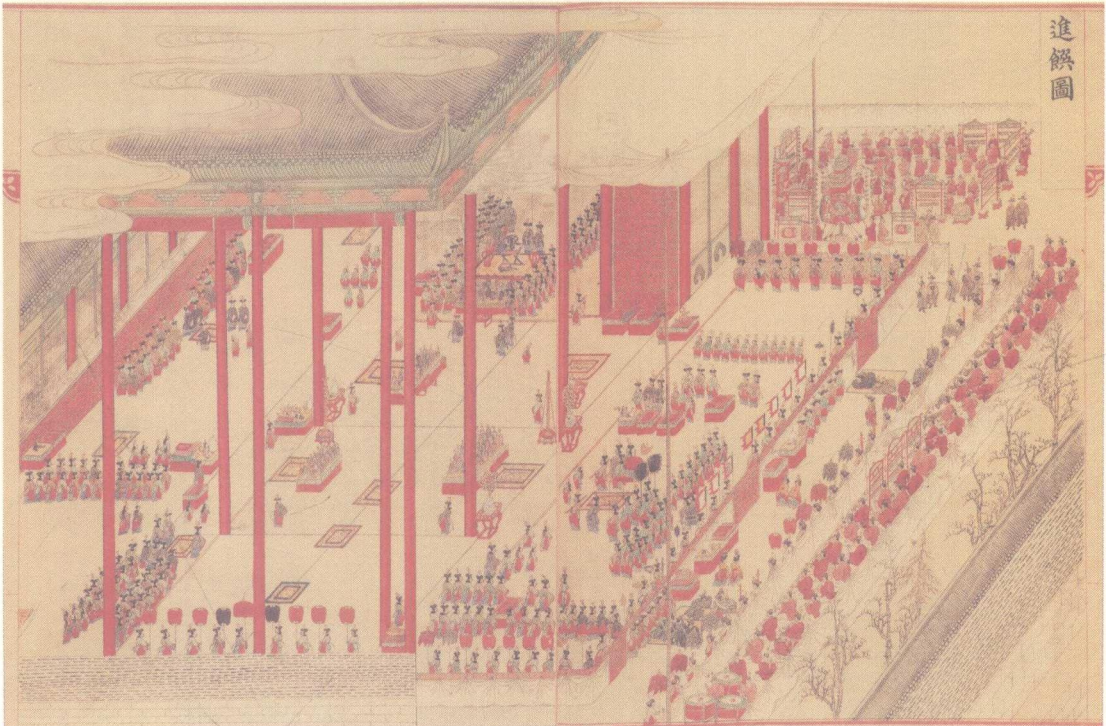


《〈己巳〉进表进僕仪轨》(纯祖9年, 1809年)(进僕上使用的“乐器图”: 魔、拍、建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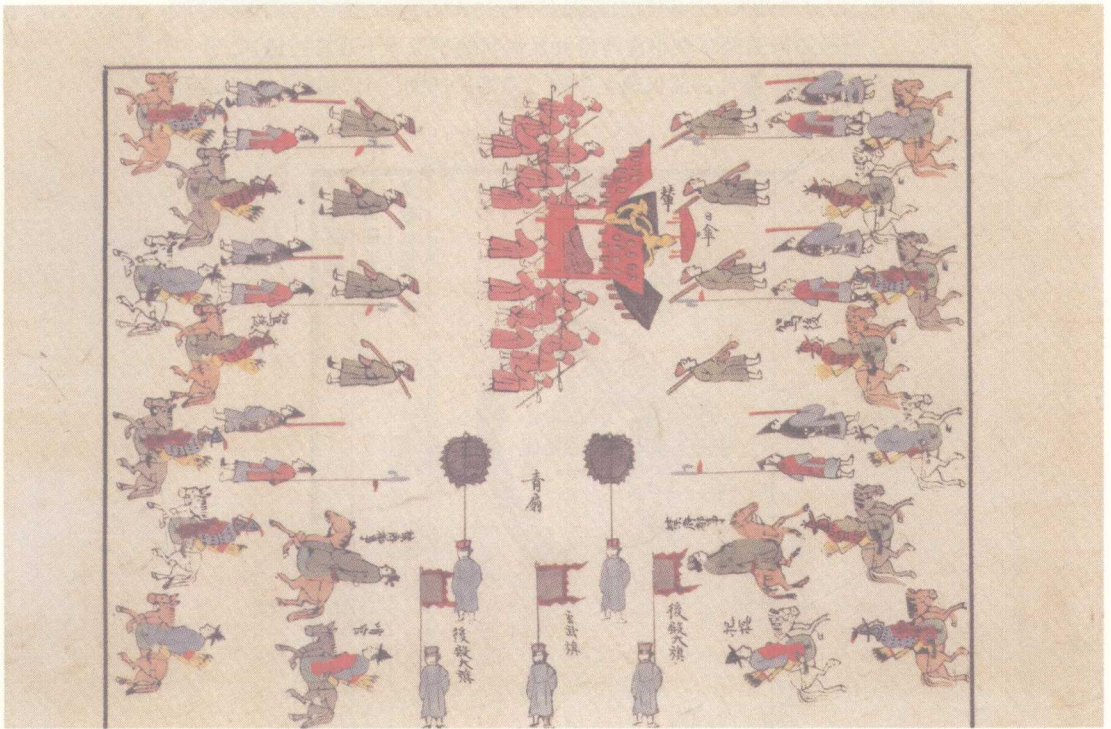


《〈孝明世子神貞后〉嘉礼都监仪轨》(纯祖9年, 1809年)(教命织造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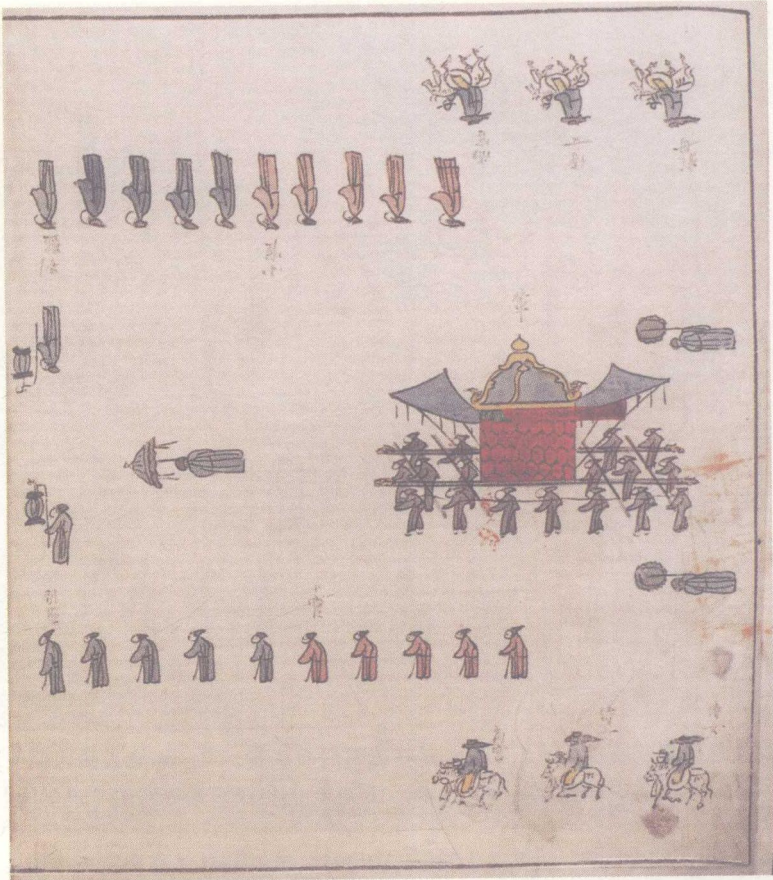


因为是女性宴会，所以男子乐工们都是在帐幕后面演奏，这一点给人的印象很深。  
《〈己巳〉进表进饌仪轨》(纯祖9年，1809年)(昌庆宫景春殿的“进饌图”)



16人架着前行的英祖辇车周边有背着铙·枪·弓的军人们在护卫。  
《〈英祖贞纯后〉嘉礼都监仪轨》中的“亲迎班次图”(50页中的第21页)(英祖35年,175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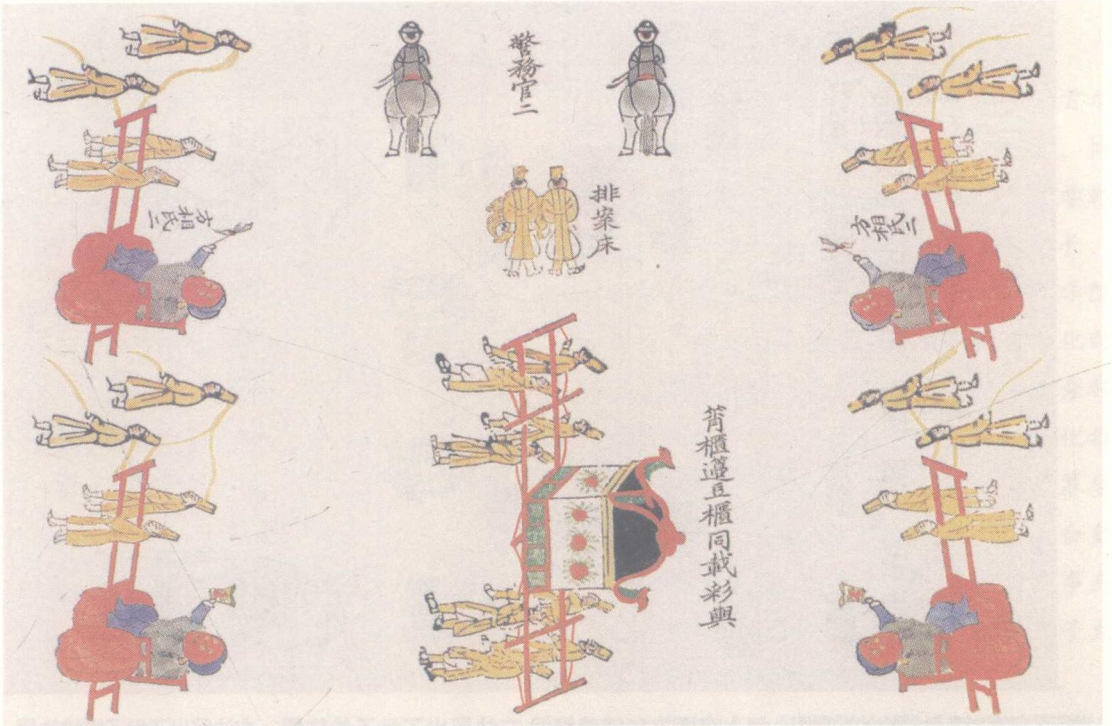
世子嫔所乘轎车在小宦与侍女及尚宫的护卫之下正在行进。  
 《〈昭显世子〉嘉礼都监仪轨》中的“亲迎班次图”（仁祖5年，1627年）

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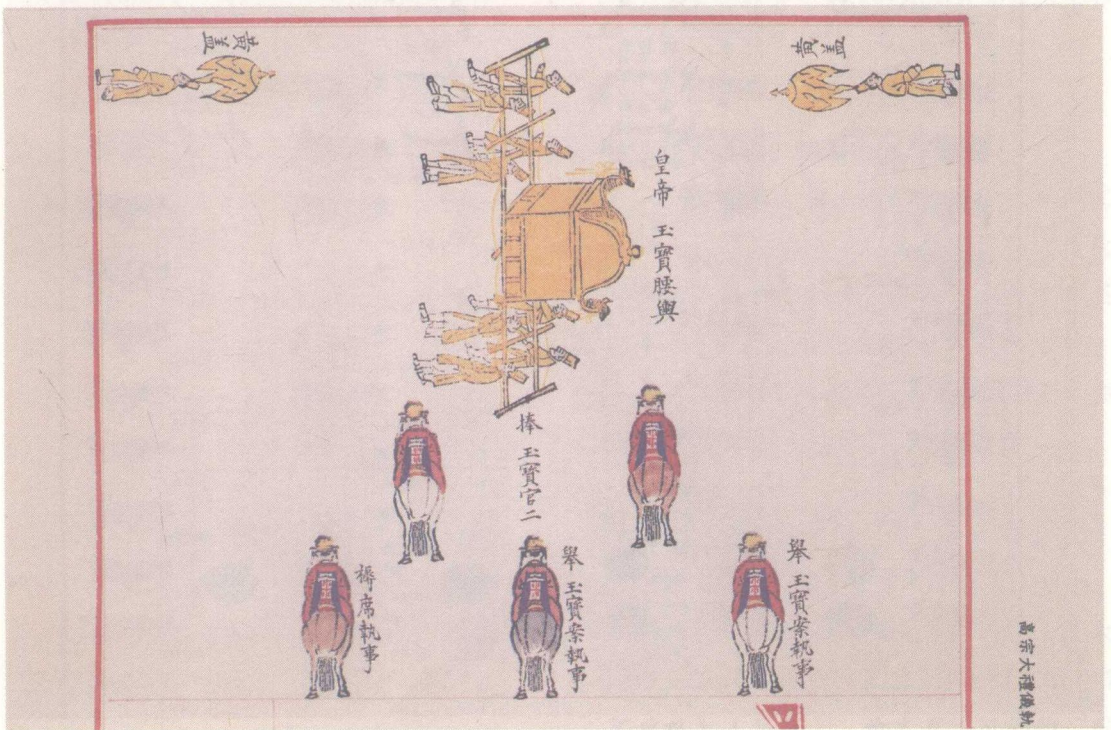


《〈高宗〉大礼仪轨》(图章的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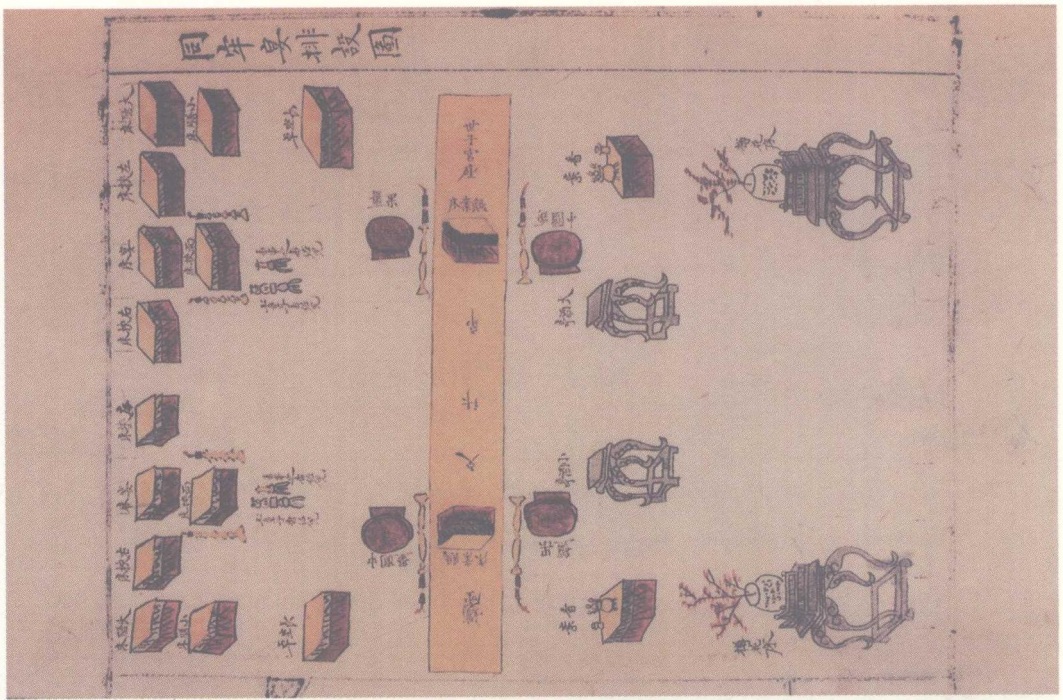


这是装着笥柜、竹蒲篮与边豆柜(边、豆、篮子)的輦车,这些都被埋葬在洪陵里。其左右是装载4个方相氏(方相氏象征着驱赶恶鬼的鬼神,才人戴着熊皮面具。)的大车在行进,这一点给人的印象很深。埋棺时,方相氏放在坑旁。《〈明成皇后〉国葬都监仪轨》中的“发柩班次图”(1897年11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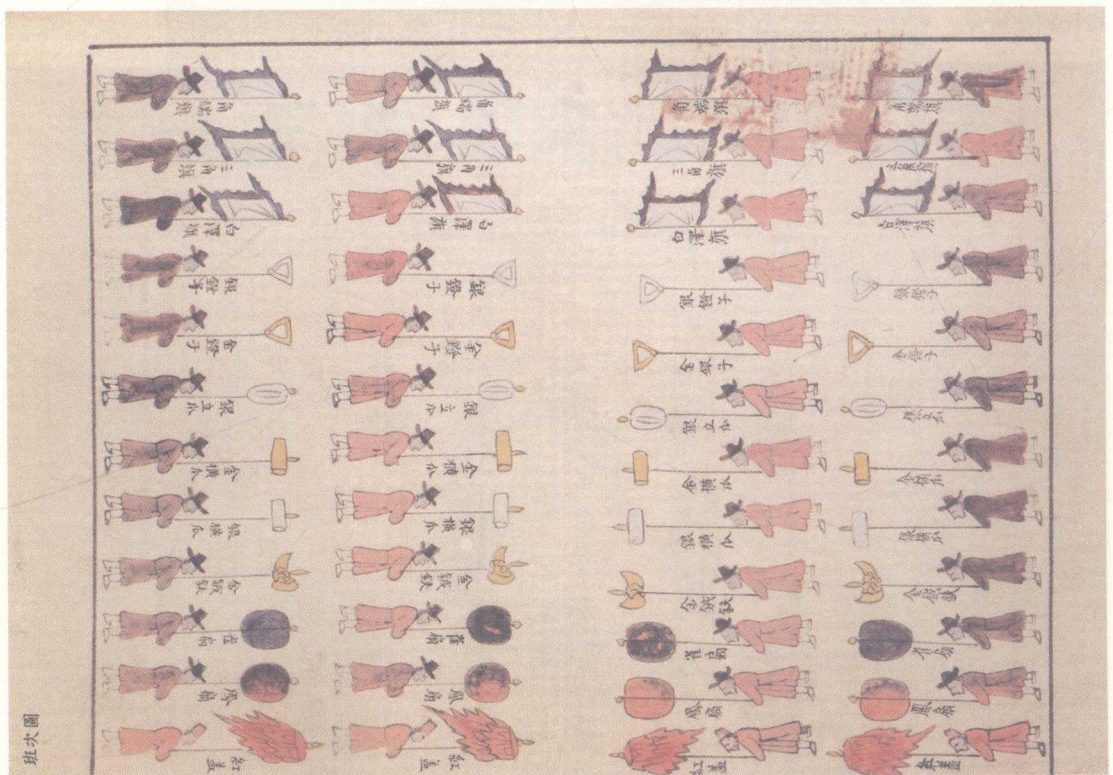


载着皇帝玉宝的金黄色腰輿  
《〈高宗〉大礼仪轨》





举行同牢宴时各种器物的配置图；地上东西方向铺着绸缎，右边留出了世子的位置，左边留出了世子嬪的位置  
 《〈纯宗·纯明后〉嘉礼都监仪轨》(高宗19年,1882年)昌德宫重熙堂的“同牢宴排设图”



手持各种仪仗的官员们排成四排在行进  
 《国朝宝鉴鉴印厅仪轨》(正祖7年, 1783年)



### 韩永愚（作者，韩国）

1938年出生于忠清南道的瑞山。首尔大学文理科学院史学系学士、硕士、博士。历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首尔大学韩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韩国史研究会会长、首尔大学奎章阁馆长、首尔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京畿文化财团理事、韩国刊行物伦理委员会书评分科委员长等。2008年退休。现任民族文化推进会企划编辑委员、首尔特别市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文化观光部文化财产委员会史迹分科委员长、三峰郑道传先生纪念事业会会长、首尔大学名誉教授、梨花女子大学梨花学术院长兼讲座教授。

获第16届秀堂赏、第3届耕岩学术赏人文社会领域、第2届大韩民国文化遗产奖、玉条勤政勋章。

主要著作有《文化政治的故乡——奎章阁》等30多部。

### 金宰民（译者，韩国）

中国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文学硕士、文学博士。现为韩国汉阳女子大学汉语系教授。翻译作品有《扭曲了的英雄》等4部。著作包括《中国美人列传》（共著）等3部。论文有《〈金瓶梅〉在韩国》等十余篇。

### 孟春玲（译者，中国）

韩国延世大学中语中文学系文学硕士、文学博士课程结业。现为韩国汉阳女子大学汉语系招聘教授。著有《REAL BCT词汇攻略》（共著）。论文有《汉语的“难易”结构浅析》等十余篇。



## 作品的意义与内容概要

本书为韩永恩教授 13 年间对仪轨研究的集大成。自 1992 年起连续四年任职奎章阁馆长时,作者全力致力于仪轨的展示与影印本的出刊上,并出版了仪轨方面的研究书籍,从而使仪轨一度成为社会话题的焦点。此后,作者带领后学者们一起对奎章阁所藏仪轨展开了解题与整理工作,并主导了庞大的仪轨书籍的出版项目。经过长期的准备工作及书志调查,作者网罗了太祖时期至日帝统治时代,即整个朝鲜王朝时代所编纂的 600 余种的仪轨,通过对仪轨与实录一一进行查阅,最终完成了对仪轨编纂过程与国家仪式特征的综合性整理。仪轨里面所记录的为国家仪式的核心部分——吉礼、嘉礼、宾礼、凶礼和军礼。作者按照时代顺序,分别考察了这些仪式何时举行、如何举行、该仪式被编纂成何种仪轨、仪轨的书志内容如何、目前何地藏有何种仪轨等内容。所以,本书并非是对仪轨书志的单纯性研究,它反映了国家仪式活动的变动趋势及其特征,并阐明了仪轨的政治意义,朝鲜王朝时代的政治史借此再次得以照明。众所周知,仪轨为朝鲜王朝宝贵的记录文化的精髓,仪轨不但将仪式活动的进行过程按照日期顺序详细地记录下来,它的记录内容还包括参与仪式的人员名单及微不足道的匠人名字,以及仪式活动所花的费用与材料等,对仪式活动的详细记录是仪轨的一个价值所在。另外,仪式上所使用的重要道具与重要的仪式场面均用天然色彩绘制出来,体现了强烈的视觉感和现场感,这使仪轨具有了更为独特的价值意义。特别是王室的婚礼(嘉礼)、国葬、已逝之王与王妃的神主供奉到宗庙里的升祔太庙、为给王和王妃上尊号而将玉册和金宝送到宫中的行进队列、宫中宴席的场面及国王出行地方等被均绘制成“班次图”,“班次图”不仅画面华丽,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仪式活动的现场感,从这点上来看,记录画可谓是价值不浅。另外,仪轨中所记录的信息涉及政治、经济、建筑、美术、科学、语言、服饰、饮食等众多领域,为这些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原始资料。同时,仪轨也为消失的宫中文化的恢复与再现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目前昌德宫、昌庆宫、庆熙宫正在得到复原,仪轨对此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关仪轨的研究书籍或大众书籍其间虽然出刊了很多,但像《朝鲜王朝仪轨》那样网罗仪轨的全部,从学术的角度对其进行综合性整理还是首次。作为一本参考书籍,该书能为想进一步研究仪轨的学者们或从事复原传统文化的人们提供珍贵的信息,因而其必将获得更多的厚爱。另外,本书不仅汇总了国内和流失国外的仪轨目录,也记录了其收藏处和书志内容,而且哪部仪轨已被刊行或已被翻译均作了标识,从而也为



读者解了惑。

透过这部《朝鲜王朝仪轨》，我们可以全面深刻地了解到朝鲜王朝的礼仪规范，可以进一步明确韩中两国自古以来的紧密关系。换言之，本书将有助于我们寻回那些遗失的历史点滴。另外，本书对于提高国家政治的透明度，维系凝聚天下民心也具有镜鉴作用。从这一点上说，本书的翻译工作可谓是意义深远而重大。作为译者，我们感到万分荣幸。吸收、继承并发扬传统的礼仪文化是我们的使命，衷心企盼礼仪之花再次开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开在你我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 出版前言

崇尚儒教政治的朝鲜王朝极为重视儒家的国家仪礼。国家仪礼大致分为五种，谓之五礼。第一是吉礼，它指的是国家的各种祭祀仪式，这显示出朝鲜王朝把祭祀看得非常重要。第二是嘉礼，嘉礼包括王室和宗亲等的婚礼、王世子和王妃的册封、科举考试、王世子入学及朝贺等仪式。第三是宾礼，宾礼指的是接待中国及邻国使臣时的程式与礼节。第四是军礼，军礼是指射箭、讲武、雉礼等仪式。第五是凶礼，凶礼指的是葬礼的程序及神主升祔太庙（即将神主供奉于太庙）等仪式。

上述众多国家仪礼都需严格按照规定来举行，从而使国家的道德纪纲能够毫不动摇。中国人之所以称朝鲜为“东方礼仪之国”，正是因为朝鲜王朝的国家政治与民间风俗都要遵循所定的仪式规范来进行。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朝代做得能够像朝鲜王朝这样彻底。

正因为高度重视礼仪，所以，朝鲜王朝将五礼的模式规范化并编纂成书籍，这就是《国朝五礼仪》。该书不仅详细记录了仪式进行的过程，还将仪式上所用的主要道具，如葬礼道具、仪仗、祭祀器物、乐器等绘制成图，以便道具遗失时能够重新制作。

《国朝五礼仪》虽然是仪礼标准的参考书籍，不过，其中并没有记录具体的施行方式。比如说，国王参加仪式时的驾临场面并没有收录进去。而且因为《国朝五礼仪》是活字本，所以，书中无法绘制彩图，即使是绘制黑白图片也有一定的限度。此外，随着朝代的不同，仪式中应该存在一些变化，但该书中对这种变化也没有作具体的记述。

为了克服上述局限性，朝鲜王朝在举行礼仪时，一方面把《国朝五礼仪》视为礼仪之本加以参照，另一方面又把当时的仪礼详细记录下来编纂成仪轨。仪轨不仅更加详细地记录了仪式的进行过程，还记录了仪式中所支出的费用和主管仪式的官员名单，就连制作仪式道具的匠人姓名也都全部记录了下来。另外，仪式的主要场面和道具还借助画工之手，绘制成天然色的图片，其生动感与现场感是《国朝五礼仪》所无法比拟的。这样，每次举行仪礼时，参照前一时期同一礼仪的仪轨便成了一种惯例。

朝鲜王朝建国后便开始了仪轨的编纂。不过，遗憾的是，壬辰倭乱以前的仪轨现已全部遗失，现存的仪轨都是倭乱之后编纂的。这些仪轨大部分都是关于五礼方面的，但

该书中还有一部分文字是记载关于宫阙工程、其他建筑工程、都市建设、奴婢推刷<sup>〔1〕</sup>、出版活动等方面的。这些内容虽跟五礼毫无瓜葛,但将它们编进书中有助于提高该书的文献价值。

朝鲜王朝仪轨的编纂可谓是记录文化的一次新试验,因为仪轨的书面记载在高丽时代不曾存在过,在其他国家也尚未发现。可以说,仪轨是朝鲜王朝极为珍贵的记录文化。

仪轨中记录文化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的意义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通过仪轨可以了解执行礼仪的行政体制结构。仪礼不是由哪一个官厅来执行的,它需要动员隶属六曹的各个中央官厅,在地方观察使和上级官员的合作之下才能进行。为此,朝鲜王朝设置了一个临时官厅,即都监来总管所有事项。在都监的指挥下,官厅间的业务得以协调,确保做到一丝不乱。都监之下还设置了一些制作特定物品的下部机构,如一房、二房、三房、特别工作组等。举行国葬时,设置的下部机构更多,分工置备物品的完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有业务的详细分工与合作,物品的质量才可能得以确保,仪礼才可能在规定的期间内毫无差错地得以进行。

第二,仪轨显示了财政的收支内幕。仪礼所需的物资与经费不是由哪一个官厅筹备的,而是由业务相关的多个官厅与地方共同筹备的。通过仪轨我们知道,当时的物料费与人工费均是用钱或实物来支付的,匠人与百姓们几乎没有无偿参与的情况。

仪礼结束后,马上开始进行赏典。参与的官员和匠人们按划分出几个等级来赐赏。高级官僚赏的是马匹、弓箭等物品,中下级官僚赏的是晋升的机会,匠人赏的是衣料、粮食等。仪轨虽然一方面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巨额支出,但另一方面它也扩大了匠人的就业机会。另外,由于仪轨中详细记录了财政的收支内幕,作为一份史实资料,它不仅显示了财政运营的透明性,也显示了当时的物价、月薪或日薪的水平。

第三,仪轨中收录了大量有关王室生活文化史的信息。没有任何一份资料像仪轨一样,详细展示了王室的婚礼、筵席、葬礼、祭祀是如何进行的。

虽然,在朝鲜今天的生活中还保留着很多朝鲜王朝时期士大夫或一般平民的冠婚丧祭等生活文化,因此我们对其并不陌生。但王室已经不复存在,王室的生活文化已被完全埋藏在遥远的宫廷之中。我们想要继承古代的传统文​​化,却又难于找到熟悉王室高雅文化的专家,而仪轨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诸多这方面的信息。此外,关于今日已经不复存在的昌德宫、昌庆宫、庆熙宫、庆运宫等多个殿堂,供奉历代国王影像的景慕宫、永禧殿等重要文化财产,以及宗庙和社稷的祭祀与有关亲耕、亲蚕、大射礼等活动,仪轨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第四,仪轨在研究国语史、美术史方面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份宝贵资料。仪轨中详细记录了仪礼上使用的各种物品的名称、建筑用语、宫中衣服和宫中饮食的名称等。这些名称当中,有不少是我们现今或曾经在使用,或是以稍有变化的形式在使用的。比如说,

---

〔1〕 译注:“奴婢推刷”指追回逃奴并送还其主人。



“미장이”(泥瓦匠)记录为“泥匠”，“김치”(泡菜)记录为“沈菜”，“설매”(雪橇)记录为“雪马”，“지계”(背架)记录为“支架”。如果把这些词汇汇集起来另外编纂成一部辞典，它将会帮助我们找回遗失的国语。

参与仪礼的匠人当中，画工、画师的作用尤为重大。画工是隶属图画署的画家，画师是指一般的画家。礼仪活动的主要场面、辇车、衣服、屏风、图章、丧舆、器皿、乐器等数不清的道具正是借助画工、画师之手才以图画形式得以再现的。

其实，仪轨最具魅力之处就是被称为图说和“班次图”的图片。在仪式和实物几乎已经遗失的今天，这些图片对于研究、复原仪礼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而且，透过当时的绘画手法和颜料的特性等，我们还可以了解到美术史的一个重要侧面，清楚当时画工与画师的名单及他们的活动状况。另外，根据仪轨，我们还可以知道现存的“牡丹屏风”、“郭汾阳行乐图屏风”等屏风是何时为哪一仪礼时所使用的。

最后，仪轨让我们对朝鲜王朝时代记录文化的记录体制能够有较透彻的了解。仪轨中所记录的几乎没有抽象的内容，它们都是以精确的数值为基础的现场记录。记录之所以能够做到属实、精确，其原因在于分工合作的下部机关全部将各自的业务情况详细记录下来，活动结束后，再将各个下部机关独立的记录合订编纂成仪轨。换言之，精密的分工不仅包括仪礼活动的举行，还包括业务的记录。通过《朝鲜王朝实录》或《承政院日记》等书籍的编纂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到记录文化体制制定的完善性，仪轨也不例外。仪轨对统治行为如实全面的记录实为一种政治手段，其目的在于提高政治的透明性与责任性，以此为政治镜鉴，进而获得百姓对政治的信任。这一传统非常值得我们效仿。

## 二

仪轨是朝鲜王朝记录文化的精髓，也是世界记录文化的精髓。笔者对仪轨正式产生兴趣是从1992年担任首尔大学奎章阁馆长时开始的。此后，在任职的4年期间，笔者集中开展的活动之一就是仪轨作特别展示与影印本的刊行。仪轨的研究活动得到了学界与一般大众的热切关注，同时也为奎章阁图籍走向市民身旁提供了契机。利用仪轨进行研究的书籍开始相继出现，王室婚礼、王室出行、宫阙复原等通过活用仪轨也都得到了实现。本人在大学里几乎也是每个学期都讲授仪轨，埋头此项研究至今已有十年以上的岁月了。

首次对仪轨的书志学进行尝试整理的是曾经担任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司书的朴炳善女士，她所整理出来的就是编纂于1985年的《朝鲜朝의 仪轨》(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刊行)。朴炳善女士最早发现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297卷朝鲜王朝仪轨，从而编写了其目录与书志项目，并与首尔大学奎章阁和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所收藏的仪轨相对照，以阐明巴黎国立图书馆仪轨中有几种是孤本。该书最早探明了一度被归类为他国书籍的仪轨实为韩国书籍，并指出它们是1866年“丙寅洋扰”时被法人掠夺而去的，因